

# 四庫全書

經部

# 周易函書别集卷四

禮部侍郎胡煦撰

## 易解辨異

聖人以經學傳心六經皆孔子所定此外皆支離旁雜鮮能探本窮源理歸一致矣故舍六經而求道則已無道舍孔子而釋經則已無經況周易者固聖人之大本所存孔子假年學之韋編猶尚三絶此豈粗浮剽竊略觀大意所能懸揣而臆解者乎乃註釋孔子之書而不

折衷孔子之論至採洛書作範之說於向歆而不察繫傳則圖之語取卦變之說於虞荀而不察彖傳往來之幾襲分爻占驗之說於漢魏而不察窮理盡性之秘旨宗乾化而坤剛化而柔之論於蔡墨而不察乾元用九之深機以聖人傳心傳學天人合一之精微僅目為究卜究占進退趨避之作用網百家不經之緒論而示之博違先聖一貫之妙義而莫之非將謂言外不傳之秘由此而明竊恐言中無盡之藏隱而不宣者亦已多矣

安能盡合纂修本意哉夫聖人以六經垂教固非謂經中尚有遺義經外尚待旁搜也則經中之義理衷諸經而可矣學者傳授聖經豈謂後人之聰明上同乎聖别出之義理遠逾於經乎則聖人之明論衷諸聖而可矣然則今日解經之失不在經外不能推求剰義而在經內不能殫究精深不在終身一書不能搜剔詳明而在拘守一家不能旁搜博採今執本義比之諸儒易傳特一人之書耳我

聖祖仁皇帝修明經學所定周易折中本義而外搜羅纂集
不下數十百家悉由
睿慮斟酌裁定增損而去取之用能上發先聖不傳之秘下
垂後世無疆之教安在一人之見一家之言遂足洩經
文未宣之藴表列聖不傳之心乎煦幸得見周易折中
之書又獲恭聆
聖訓其於易理斯能略識大意誠不顧徒守一家言自隘自
畫至負我

聖祖仁皇帝教育人才佑啟百代之深衷也館課之暇爰取舊解之不合於經者標而出之作易解辨異一書以究周易之義倘天下之不欲從同兢兢自守者因之泝流窮源以不背於經則孔子傳經翼易之深心昭然可見而朱子釋經繼聖之雅意當必有陶然其大快者矣用依經傳之序詳辨於後

河洛先天圖象

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既説在易經中便是

說則而畫卦孔子又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於是始作八卦則是畫卦之聖人斷為伏羲明矣則是伏羲之畫卦兼則圖書明矣可知洛書皆畫卦之資也自向歆父子及孔安國有大禹則書作範之說後儒因有取於洪範皇極遂以洛書為作範之具不取正於經文而取正於先儒無稽之論與孔子異矣

畫卦聖人既指伏羲伏羲又嘗兼則圖書則圖書二者必同出於伏羲時而伏羲必兼見此洛書又無疑矣乃

後儒守向歆之説以為大禹時神龜出洛今考尚書洪範篇實無此語此其異於孔子者也或曰孔子十翼並未有龜書出於伏羲之説乃顧確以為然何也曰孔子亦未有龍馬出於伏羲之説然既以為庖犧畫卦又以河圖洛書説入周易豈伏羲時神龜猶未之出乎豈伏羲猶未見洛書之圖乎豈孔子猶未考洛書之自而漫入諸周易乎豈文王本洛書而為後天圖武王獨未聞家教乎孔子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

相射此釋先天圖也細玩相字通字俱在流行圓轉處說獨天地定位一語似言對待耳然而上天下地其間化育流行實無一息不充相通即在先天圖中雖若分天上地下之象然陽之始終必交于坤陰之始終必交于乾是位雖定而氣則通原在流行處立之象矣又其一陽二陽三陽一陰二陰三陰何非圓轉不息流行活潑之機耶觀下文數往者順知来者逆忽用此往来字面豈其不相流通而有此往来之順逆耶今以為先天

對待不移夫先天則未發之中活潑潑地有何對待之可拘乎此其異于孔子者也

孔子於先天圖止有天地定位數語未嘗取其圖而改易之也河圖洛書是天地自然之易一為先天一為後天確不可亂者也文王後天之卦做象洛書是方位之一定所配則發皆中節之和伏羲先天之卦做象河圖是內合而外分所配則未發之中洛書在有象之後故有定向故可紀以卦位河圖在無聲無臭之內有何卦

之可執況此時河圖雖出伏羲尚未畫卦有何卦之可配又況河圖所寓止有畫卦道理亦必非卦所能配又況伏羲畫出先天止有圖象以內合外分之機象生成比附之妙此時尚未開而為卦亦復有何卦之可配乃後儒解說河圖顧以文王所開之卦拆而補之強與先天之數相配先天天而可拆也猶得為先天乎卦而可配先天也不成兩後天乎失先天之旨昧後天之序與孔子異矣

帝出乎震一節言後天圖也其必始震終艮而貫帝字于上所以明乾陽之布濩即大明終始之義也周易肯陽于此可見然不能移離于震前移兌于乾後是則時位之一定而不可易者即寓此圖中今反以為流行不息與孔子異矣

孔子于先天圖則但言其相通相薄初未嘗分卦而言之明未發之無可分也于後天圖則各就其卦中所置之位與位中所得之卦一一分別言之明已發之無可

合也而今顛反其說謂先天一定而不移後天流行而不息與孔子異矣

陰陽太少之說是伏羲熟玩圖書因取其中所緼道理則以畫卦知二圖之數不踰竒偶而天下萬事之理不越陰陽因畫兩儀以象之又玩內生外成之理爰復各加兩儀遂成四象自此至于六爻無非兩儀之加而千變萬化由此殊矣因四象各具兩儀于是乎有太少之別是則陰陽太少乃畫卦時初加再加所定之名目也

乃後儒不以四象為畫卦所定執陰陽老少之說以解河圖生成之數豈知河圖所具止有此理可為取則之資而實未有此名可配生成之數也今乃欲取而配之與孔子異矣

凡有一圖必有一圖之妙故不宜移動絲毫孔子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為先天小圓圖言也既有生者必有成者是即則圖本旨是即與河圖相配之故今執拆補之說而不究內生外成之妙與孔子

異矣

先天配未發之中後天配已發之和孔子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先天之静體也乾之元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後天之動用也乾之亨也先天在無思無為之地有何可拆必如拆補之說是未發之中而亦可拆為喜怒哀樂也與孔子異矣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此處孔子不言太極非無故也葢太極無形非可言說今既有蓍則有形矣既

云五十則有數矣有形有數故不云太極直從兩儀說起而曰分而為二以象兩也且伏羲之圖由兩儀而起未有太極也文王之卦由乾坤而起亦是兩儀邊事未有太極也周公之爻由初之九六而起亦是兩儀邊事未有太極也皆為太極無可言說故從可言者起也今必添說除一以象太極太極何形而亦可象乎與孔子異矣

孔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則陰

陽為形上之道可知今曰卦之隂陽皆形而下者其理則道也是直以隂陽為形器之具而未知隂陽在太極初亨之㑹有理而無質故孔子謂為太極生兩儀至兩之生四乃始云象象謂有象之可指耳即乾彖之釋專指出流形之義非形器也即至後來生出八卦亦不過剛柔太少之再重耳亦非形器也聖人作為連斷之形畫出重交單拆之象亦不過倣象隂陽變動之理究非有形器也夫由兩儀之生而至于八卦六十四卦尚非

形器安得執兩儀而遂謂形器乎形器可見者也陰陽之在天地間可形見乎今謂陰陽為形器與孔子異矣

詳見篝燈約旨

孔子韋編三絕假年學易若止因占卜之事便費如許苦心則占卦固如是之難乎且孔子終身學之止成得一卜筮人猶得為孔子之學乎今曰周易止是占卜之書異矣

周易傳道之書也孔子曰易冒天下之道又曰道義之

門又曰其道甚大又曰和順于道德又曰三極之道又曰易有聖人之道又曰彌綸天地之道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為道也屢遷又曰立天道立地道立人道是周易為傳道之書何等精深何等奥妙皆由伏羲圓圖之虚中與文王之乾元周公以初命爻及乾元无首之旨而出今謂周易止是占卜之書竟使學者視之與術數無别亦異于孔子矣夫占卜亦周易所有特周易之支流而非傳心之正旨也

周易言性之書也河圖未發之中洛書已發之和也圓圖之内合則其中也外分則其和也文王之元亨利貞由未發之前而推及于已發之後者也周公之爻已在既亨以後而始成之一爻命名為初九之既用又以為元首是皆欲人由已發之後而追尋乎未發之初耳故于繫說諸傳既以為盡性達天又以為繁來也其乾之彖傳由資始之元説到保合太和却止是天命之謂性也其文言傳由長善之元説到貞固幹事却止是率性

之謂道也凡皆已發未發之真詮也後面于始亨之利貞說出性情兩字于得朋之坤說出美在其中何非性善之的旨子思孟子蓋有所本矣今曰周易止是占卜之書eh矣

周易窮理格物之書也今觀其中所引天地日月風雨雷電山川水火草木禽魚馬牛羊豕之類無所不備至其分見于各卦各爻其象亦各各不同即有偶同者亦不必皆同一義彖象文言格其物窮其理莫非有益于

身心性命之事今但以為占卜之書異矣

周易博文約禮之書也經之與傳約二萬餘字乃上而仰觀天文下而俯察地理近取諸身而人事之悉備遠取諸物而巨細之不遺其文亦已博矣而要其旨歸莫不有大本存焉晰至精至變之象而歸諸爻合至變至精之爻而歸諸卦合至紛不齊之卦而歸諸四象兩儀合四象兩儀而歸諸虛中之太極則達道在是大本在是矣孔子曰顯諸仁是彰往而極博者也又曰藏諸用

是察來而反約者也然博易而約難故曰其上易知其初難知也今但以為占卜之書異矣

周易天人合一之書也孔子曰易與天地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又曰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又曰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參贊位育之妙在易中矣又曰與天地合其德又曰成位乎其中是天人合一之旨在易中矣即在卦爻取象非據天道則援人事謂天人合一而已今但以為占卜之書徒向趨避進

退周旋交接上留神曾未察天人合一至精至微之道即在其中與孔子異矣

聖人寄占卜于周易非徒欲天下後世有前知之道也亦謂占卜之妙析于幾本于太極通于神明非達性天而明于幾者不能此便是教人最深最妙之旨今但以為占卜之書異矣

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則是孔子明謂陰陽為形上之道矣蓋太極為大道之本體

其中含蘊非圖可畫非言可説而流行之中隱隱有此
二端往来進退盤旋幹濟于中其所生之物有形無形
莫不具是實不可以形迹拘也聖人目之為道蓋以其
方出于太極有理而無質故察其流行活潑之妙用而
命為陰陽云耳所由既謂為形而上者而又謂為道也
既謂為形上則非形器之重濁者可比既謂為道則又
散見于萬物本義曰卦之陰陽皆形而下者其理則道
也是以理為形上之道而以陰陽為形下之器矣與孔

子異矣無論太極之體至靈至虛其出不窮原非理之可言即此隂陽方從太極而出唯其至靈至虛運化太極之大用然後能流行變化充塞兩間生成萬物而不有其能變化萬彚而仍无其質今謂隂陽為形下之器夫器則有形可覩而隂陽何形之可覩器則有體可據而隂陽何體之可據陸子辨之至連用四十字如寒暑上下晝夜晦明之類皆無形之隂陽尚未能察識其不詳察人言中之意亦已甚矣至陸子謂朱子昧于道器

之分朱子答曰若以隂陽為形而上者則形而下者復是何物據此看來則並未知物之所以為物矣中庸鬼神章固孔子之言也其曰體物而不可遺物即形下之器也其體之者則隂陽也朱子嘗註為集註亦以所體之鬼神為隂陽不聞以所體之物為隂陽也其下又云來書所謂始終晦明竒耦之屬皆隂陽所以謂之器夫始終何形乎晦明何形乎而謂為器乎此皆異於孔子隂陽為道之説也

周易之首乾坤以六十二卦皆由乾坤生出故謂乾坤為大父母周公所由於乾坤兩卦特設用九用六兩節此之義也今曰已成卦象之乾坤遂無能生諸卦之理然則周易之乾坤皆不能生卦何易有六十四卦乎且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與見羣龍之說特標于乾坤何謂乎異矣

孔子天地定位一節本言小圓圖下面數往者順知来者逆是言圖中圓轉活潑之機往字不重只要人追尋

來處推求到太極裏面知聖道之大原所由起耳此與
立爻之法用一初字相似聖學極精極微莫妙于此故
下面遂不復言順往而但承之曰易逆數也便見得難
察在來處矣若其既有所往明明有形有器顯露出來
有何難知故以為順後儒不知反而遡諸始者之為逆
但以未來者為方來夫方來則有形有器順去而前趨
者也何得謂為逆乎孔子言圖而後儒言時孔子逆推
而後儒順求孔子遡厥最初在未有形質之先而後儒

徵諸流行在已有形器之後與孔子異矣來往之義未詳此卦變卦綜所由紛紛無已也

孔子之說圖圖有察來之說又有闡幽之說是來之一字便說向最初之地了然最初之地雖屬已過必不可作已往說為是言圖非言時也今以來為方來是說向將然之後是言時而非言圖矣如以時而論往謂如今日追遡往日之事明白而易見則是以順字止作易字解了以時而論來謂如今日逆計未來之事幽隱而難知則是以逆字

止作難字解了非順逆之旨也是徒知逆而迎者之為逆而不知退而反者之為逆也夫人之行路也未有不以前進為順退歸為逆者也未有不以前進為往發足之地為来處者也因前進之地而順趨以為往因由来之處而逆反以徵来此孔子傳道之妙旨也而後儒異矣

来之為義陰陽二者皆有之蓋陽位本上今由在下之天根而来自位乎上者視之則逆矣陰位本下今由在

上之月窟而來自位乎下者視之則逆矣後儒但言陽來而不言陰來異矣

無來往而言者是說圖中圓轉之機專言逆數者是反而追尋到太極初生之始今但認作占卜說入極數知來作前知看了竟使後人止目為占卜書全不知有聖人之道與孔子異矣

剛來柔來之來察來之來知來之來皆是一義皆指明從出源頭說向太極裏面後儒或以為由彼卦而來或

以為未來之來或但作往來之來將來字分作幾等與孔子異矣

先天兼則圖書故内合而外分合者河圖之秘分者洛書之奥也故先天大小圓圖不惟倣像河圖而洛書之妙已全具于此所以不待更立後天圖也伏羲圓圖本具無窮妙理故能開天而明道即至文王開而為卦無非表章圓圖而已孔子因文王之卦原本先天先天原本圖書故于繫傳有彰往察來微顯闡幽之説皆所以

闡圖中之妙也又于彖傳每有往來內外上下終始之說亦皆所以闡圖中之妙也今不知諸卦俱托始于先天圓圖顧乃作爲卦變且立之圖與孔子異矣

孔子未嘗有卦變爲此說者始于漢儒然虞仲翔古卦變圖于諸變既畢之後補立一條云諸變俱自乾坤而來自是以下或謂自泰來或謂自否來者有之至宋李挺之傳希夷之學所立卦變圖每變俱標乾坤二字于首已非聖人本旨猶幸未離乾坤兩象則是用九用六

之機六位時成之妙六子各得乾坤之一體其義猶未盡沒也虞荀而後漸就支離矣迨卦變之流傳既盛創而為圖且謂變得極自然逮于釋經又復與圖相左亦異于孔子矣既未知卦體之成悉出先天原本太極隂陽初非形體可拘何有一卦之可名又不知易中所有諸卦不離乾父坤母二體交索而成又未知卦體將成原是活潑潑地所以有往來内外之說又未知諸卦既成莫不各為一體必不可以相易今謂此卦實托始于彼卦其異于孔子宜矣

聖人所立卦爻如但直言一事則止能曲暢此一事之顛末而此外皆無可旁通唯示之以象則其義緼包羅無盡孔子見文周卦爻之辭莫非是象故于彖標曰大象于爻標曰小象皆述而不作之事也後儒註易確然指定一樁人事絕不顧文周孔子所言止是此卦此爻自具之緼然後會神取精設象以盡意藉有非此人非此事而占得此卦此爻其說必不能以相通亦異于孔子立象之旨矣象也者旁引而曲肖之謂也孔子解文

周卦爻而標之為象可知文周卦爻原無實義
孔子大象上句言天下句言人所以釋卦者也一卦之
義何所不通故上句象之以天道下句象之以人事象
此卦也若非天道則以物理代之其必以天人物理象
之者舉其最遠最近最幽最顯者而該之所以明卦德
之包含無盡亦以見天人之合也後儒釋象每以下句
原本上句偏說入人事一邊謂為法天之學至于上句
嘗不照管且不知天人二者悉皆是象與孔子異矣

繫傳言索止於一爻蓋欲明所索之一爻為卦主而已彖辭中或謂剛來下柔或謂柔來文剛或謂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或謂柔進而上行皆指為主之一爻示人以觀象之法也今不詳乾坤一索再索用九用六之義妄執往來為卦變以訛傳訛遺悞後人與孔子異矣周易六十四卦既出自先天一圖則三百八十四爻安有一爻非先天者乎又況揲蓍求卦無非探討太極中間將兆未兆之氣機所以止有老陰老陽少陰少陽之

曰夫陰陽老少有形體乎亦可畫乎而謂卦爻之成有形體之可拘乎即其所設重交單拆亦是聖人虛擬其妙不得已而設之象象也者非其實之謂也所以但謂為四象文周所立卦爻之辭而孔子目之為象者亦如羲皇之有圖象揲蓍之有四象為其機緘原在不覩不聞中非言可說故四聖所設莫非是象今曰某卦自某卦來則已在卦體既成之後認卦為真有形體者矣與孔子興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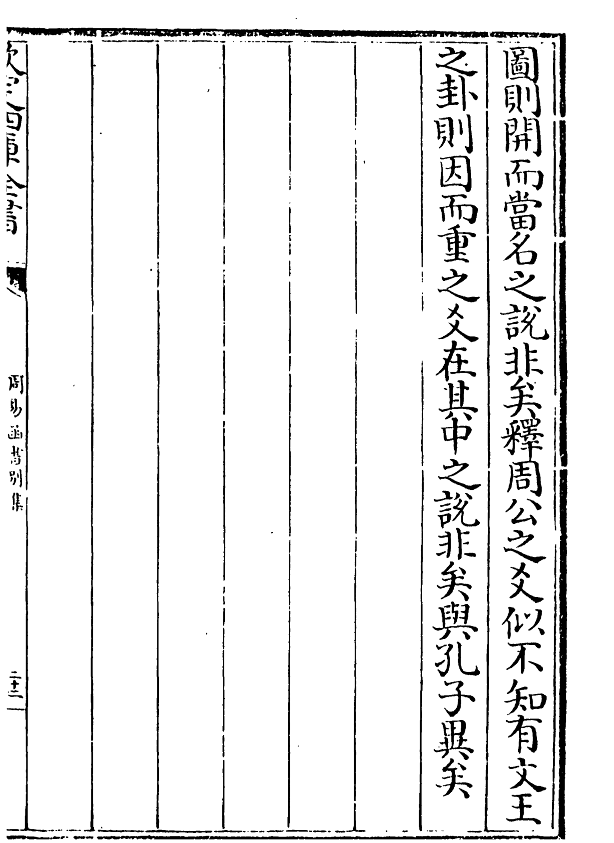
周易既出自先天正屬乾元將亨之際故凡變動之爻悉具流通不拘旁行四達之妙周公命爻稱為九六即指老隂老陽之變動而言然皆謂現在之爻將有所往者也故先儒命為之卦之者往也指發跡之初非竟到地頭之說孔子文言曰乾元用九提出元字說在亨前便是說發跡之初今曰乾化而坤便是說在既亨以後全觧作利貞之事又曰看之卦之彖辭竟說得與乾卦絕不相干而用九以下之辭俱歸無用竟忘此節在乾

卦之中止是發揮乾德竟忘用九以下之辭皆是說方用九之事與孔子異矣

凡卦之來悉由太極故周公於兩儀始定之爻不名一不名下而命名為初欲人於初之所由以成爻者著意精察即孔子察來之意此聖學絕大關係羲文相授極精極微之旨也故孔子曰其初難知豈非見得來之難察而幽之難闡乎不審來字本義但云自某卦變來夫此卦之來既由彼卦而彼卦又何自來乎如使天地有

自然生成之卦體則其體既定彼此烏可相通如使天地無自然生成之卦體則彼卦之成亦必先有變來之卦體而後可也即令彼卦亦有變來之卦體而一爻之變既盡亦必不能通於二爻二爻之變既盡亦必不能通於三爻其最初所變之一卦必有窮時且專向有形之卦體推求則太極兩儀幾於無用而用九用六六位時成及一索再索乾坤為大父母之說俱可廢矣亦𠔥於孔子矣

伏羲則圖畫卦文王開圖作易周公拆卦命爻是述而不作相因而一貫者也伏羲述天者也文王述伏羲者也周公述文王者也孔子述三聖以述天者也故以彖象釋文王以小象釋周公以彖中之往來内外釋伏羲之圖明文周之卦爻非文周之自畫皆出自先天者也故繫說兩傳或釋圖書或釋先天或釋後天凡皆上述往古相因為一貫而已後儒釋先天圖似不知有圖書則聖人則之之說非矣釋文王之卦似不知有先天諸



圖則開而當名之說非矣釋周公之爻似不知有文王之卦則因而重之之爻在其中之說非矣與孔子異矣

周易函書別集卷四

周易函書别集卷五

禮部侍郎胡煦撰

易解辨異

上經

元亨利貞乾之四德與人絶不相干乃大通而利于正說作人事與孔子彖傳止贊乾德者異矣

元亨利貞本為乾德故彖傳贊之大通而利于正說作戒辭與贊辭異矣

元亨利貞一字一義故孔子曰君子行此四德者大通而利于正止說作兩項與孔子異矣

元緼含者也亨將發者也利則發而無阻貞則發而有成者也利如利及之利非利益之利行健二字正從此出貞成也正也各正性命地道無成正說此義自資始至有成皆乾德之所能故說入乾卦今但認利為利益之利貞為正而固埋沒成字之義與孔子異矣

元亨利貞本為乾德其諸六十四卦凡能成就六爻自

命為卦者莫非乾元既亨陽九之大用故孔子以元為萬物資始又以為乾始美利利天下後儒解釋諸卦其于諸卦所有之亨利貞皆未知資始于乾竟不知元亨亨于何所用九用于何地與孔子異矣

用九見羣龍此乾元之方亨正九陽當權得令動作有為之日故周公特標用九二字于首而孔子文言又特加乾元二字于用九之上今因無首二字不得其解便謂乾化而坤竟成九之不用何得尚云用九乎與孔子

連乾元說者異矣

見羣龍无首吉是元之旣亨因萬物各得所資故謂為无首而又以為吉也首即元也元靜而亨動由巳亨之後而回視之巳大遠於靜涵之候故以為无无首云者只如云離了乾元不是靜涵之時云耳旣亨則萬物生機資此以始故又以為吉也今謂乾化而坤剛而能柔竟不知用之一字全是說亨與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之義異矣

乾坤二卦獨說用九用六兩節以乾坤即周易之兩儀易中所有卦爻莫不由此二用交索而出所以謂為大父母而孔子亦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也然而坤體静鎮無為其諸卦體所成悉皆乾陽之布濩故用九遂有羣龍之見而孔子亦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天下即羣龍治即見而吉也至於无成代終之坤雖亦有六之可用然其辭止於利永貞而已且坤德先迷豈嘗有羣陰之可見乎羣龍者概辭也一爻動龍也六爻動龍也一百

九十二陽爻莫非龍也無一卦無陽爻則無一卦非乾陽之用無有一卦非乾陽之用則無一卦無可見之龍故以一羣字概之乃茲僅以六爻俱動者當之似乎周公特設用九一節僅為六爻俱動而言而上文所設六爻之辭反覺爻爻皆非為動變而設且使一爻獨動者有用九一節之占而二爻同動至五爻同動參差不齊一卦之中約有五十餘種皆悉無占豈非周公之缺畧乎甚矣

左傳之占法或取于正卦或取于互卦或取于伏卦至于數爻同動者初不云已動之爻原有無用者可存而不論後儒既立卦變又且自立占法宜乎其無所驗于人事矣曷由知後儒占法為自立者也蓋至啟蒙而卦變之圖寔始詳備無缺乃三爻所變之卦約至二十於是有前十卦為貞以本卦彖辭為主後十卦為悔以之卦彖辭為主之說夫啟蒙之前如李侗邵子所傳未有三爻同動二十卦之圖也則前十卦後十卦之占法固

啟蒙自立者也無論二爻同動至五爻同動所動之爻其辭皆宜合占今既分占兩彖則所動之辭皆棄而不論矣左氏出孔子之門左傳翼孔子之經而顧與之異也亦異于孔子矣

周易傳道之書也所列卦爻皆是言理不是言占而用九一節乃卦爻所自出故孔子特添乾元二字說出理之大原又曰乃見天則便與見天地之心相似便是說大用之所自出此豈為占而言乎乃後儒知有占不知

有理與孔子異矣

易之卦辭皆先説卦德而後説占易之爻辭皆先説象而後説占孔子彖象繫説諸傳全言理不言占如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此豈為占而言乎如繼善成性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仁者見之謂之仁此豈為占而言乎則周易之所重亦概可識矣蓋占卜之説聖人與民同患而寄諸易中者也是易中所冒之道而非其大道也後儒之説卦爻一概説占捏泛聖

人傳道之心亦異于孔子矣

乾之九與坤之六相對乾之用與坤之用相對此伸彼屈此進彼退此顯彼隱物之理也乾元一亨則坤陰皆伏是用九而不用六也今曰用九而不用七與孔子異矣

元者大亨之原本故元亦流動而不滯貞者百利之究歸故貞亦凝定而不遷乾主流動故用九一節專說元亨邊事坤主鎮静故用六一節專說利貞邊事孔子于

乾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於坤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此皆用九用六動静殊軌之妙也今于乾用曰不用其剛則于坤用何不曰不用其柔乎亦異于孔子乾坤異詞之妙矣

聖人以隂陽之爻稱為九六為變動之爻而言也六者成數之始二四之合也九者成數之終一三五之合也文周孔子皆無七八之說乃一爻獨静之卦又能為五爻之主漢儒傳授乃始以七八二字代静隂静陽羲文

周孔未之有也今曰不用七不用八夫不用則何待言乎槩矣

乾之用九專言元亨為乾始美利故也坤之用六專言利貞為地道成終故也所以然者為元亨利貞四德在乾坤非有二也特自其始而言之則以為出於健運之能要其終而言之則以為成于順承之德而已故乾之用九專説元亨一邊為與坤之用六對也不知二用之辭相對與孔子槩矣

彖曰統天又曰御天有統之者有御之者則乾非即天亦已明甚今於大象直以行健之天為乾與孔子異矣孔子彖傳獨以大哉賛乾元不以大賛亨利貞為亨利貞皆由一元而出故元大也大明節復提大明終始大明即乾元也見亨之由于元也於首出節復提首出庶物首出庶物即乾元也見利貞之由於元也皆所以見元之大也無元則亨利貞俱無由以見故獨以大賛乾元此二節并無一語粘著人事乃後儒釋此二節一以

為聖人之元亨一以為聖人之利貞與孔子異矣

大明終始始者元也終者貞也見亨利貞皆一元之所攝所以明元之大也此即用九見羣龍之義故下曰六位時成若但曰大明乾道之終始是將極有道理之經極有關係之語說得全無意義周易全部皆以象示實無一卦一爻著定一樁人事而為之說者即有一卦一爻指定一樁人事即此人事莫非是象亦須高視遠寄遊神於此事之中此事之外而此卦此爻之精藴始可

以旁通四達即如此節前面既已說亨後面又說利貞中間著此數語而特加大明二字於上大者乾也明者乾之德也終始者乾元之發舒不能自禁者也此皆說施與一邊之義明亨之必由於元元德之必能自亨以見元之大耳若以大明節與坤彖對看則西南東北所以言月象明能受之義而大明二字則專言日象明能施之義也所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仰以觀於天文者是也上古文字最簡義理包羅無盡簡則必該故不

能指定一事包羅無盡則必能旁通四達故不可膠柱而鼓瑟今但以大明作人之知見解了與孔子異矣

大明終始大者陽之體也明者陽之象也終始云者明萬物之成始成終皆此陽德之為也其在先天圖中則震艮兩象也陽終陽始而坤體以現則交坤之義在其中矣今不釋交坤之義但曰大明乾道之終始異矣

乾坤二卦是六十二卦從出之大原故特著用九用六二節然孔子之彖象文言每於各不相同之中而即寓

不能相離之義如見龍之見利見之見大明之明皆乾之用也而坤則曰先迷乾言時成而坤則曰無成乾曰見羣龍而坤曰利永貞此性情之不同者也然終之始之俱歸大明而坤於是乎有得喪矣是施受之相須也乘龍御天六位時成而坤於是乎以大終矣是往来之相須也今釋乾坤二卦各就本卦釋之絶不知有相通之義與孔子異矣

健行不息者何位可言不知位出於坤因有形而始定

與孔子異矣

六位時成即乾陽索成六子之義不以三女謂爲坤成而總歸功於乾者正所謂大明終始地道無成而代終也觧作人事與六位何涉與孔子異矣

時乘六龍以御天正謂一元既亨而元中之全理悉已全而賦之靈蠢動植巨細精粗皆無所擇仍於元非有損也若將此節說作聖人則下文之保合太和皆屬無根當知此語比天命之謂性一語更精蓋天命之說猶

是順著說下去而此則謂乾元一亨隨萬物之所資莫非全理賦畀出来者也合天下之物而予以全理分天下之物而莫不各予以全理皆此乘六龍而御之者也御者用也乘六龍謂所蘊之全御六龍謂所用之全也天也者六龍之全體也元中之蘊含當其一亨其妙如此譬如桃杏之仁其含蘊於中者原自無多此則所謂元也當其芽蘖萌動初展發得一分半分此便所謂亨也然而後此之枝梗花實悉已全具於此則是一元之

藴當萌芽未動時便已全畀而無歉而後此無窮生意早於一身時呈露出来所由謂爲乘六龍以御天聖人言理極深極微莫妙於此令但作人事解了與孔子輿矣

六龍者本卦之六爻也此專釋乾卦故曰六龍乾卦六爻變動用於諸卦止此六位故曰六然所用之九悉由乾出故六位皆得稱龍羣龍者六十四卦之陽爻也因其分用於乾卦故曰六龍若其徧給於諸卦便曰羣龍

矣不識六龍羣龍之辨亦異於孔子矣
六龍即六子也乾坤相索至於六而變態盡矣故卦止
於六爻日月交光止於六象而已先天後天二圖除乾
坤坎離止於六象而已周公釋乾用則曰羣龍孔子釋
本卦則曰六龍今釋作聖人則六龍何所指乎異矣
周易言性天道之書也子思中庸說天命之謂性是從
天說起孔子乾彖從統天者說起比中庸更深一層故
中庸猶可解而周易最為難解元訓善和之義不訓大

大哉者贊元者也曷由知元之為善和觀其說元從資始統天說起到得利貞便說出保合太和非資之者原出太和曷由有太和之保合乎由資始而至保合賦畀之事始完故予曰孔子乾彖是言天命之謂性也到得文言說向人事開口便曰善曰嘉曰和便是由保合太和而來便是由一元之善而來非和而曷由善乎非善而曷由和乎戾氣不可以為善惡德不可以為和是善和之相資也故子思確信為中節之和而孟子確以為

性善也逮後說出事幹又說出行此四德故予曰孔子文言是說率性之謂道也子思親承聖人之教其言必有所據今解周易不與中庸相合亦異於孔子矣

各正性命而即曰保合太和仍打轉乾元上去故下文便說首出庶物言利貞之由於元以見元之大也上文明曰乾元資始天下安有首出庶物如乾元者乎今但解為君道與孔子異矣

孔子大象特標象字於首要見得下文所言之天與君

子皆乾象也非即乾也今以為直言君子竟畧象字而不顧謂象為卦之上下兩象據此而言亦可云小象之象為卦之上下兩象乎與孔子象者像也之義悖矣河洛所出之圖書象也伏羲所畫之先天象也文王擬卦而設之辭周公擬爻而設之辭無往而非象也孔子繹文周之卦爻作為彖象文言無往而非設象者也夫卦之與爻有何實事之可言而不謂為象能乎讀擬象之書鑿鑿然指定人事以言之得為知象者乎

釋乾之元則曰統天釋乾之亨則曰御天有統之者有御之者則乾非即天也明矣乃於天之健行直指為乾與孔子異矣

彖辭明曰進无咎也既已曰進則非退可知本義因文言中進退无恒一語添出退字不察用退字之義是謂居外卦之初猶在外卦之下有歛然自退意只是進而能慎非不進也乃於此處註曰可以進而不必於進全說作退彖與孔子異矣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四句是解乾之四德特借人事中嘉善義事字樣以發明之所重在長會和幹以闡明元亨利貞四字只據理而言耳故下面體仁長人之上始加君子二字以分別之今以此節便言人事異矣彖辭之釋元亨利貞是說賦畀之事故說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而止文言之釋元亨利貞是說稟受之事故以善之長說中之所藴而又說出足以云云皆謂未發之大本不可限量者也逮後說出行字則參贊位育皆

在其中故下遂繼之曰乾元亨利貞既已說出君子卻又標出乾字所以明天人之合謂此正天德天才天工天用之妙也不知此為孔子言性最真最切之旨亦異於孔子矣然而此種道理不能明了何由曰聖人之道盡在易象春秋乎

陰陽往復之理非可形見天人合一之機豈易發明孔子之言人事是因人事而迴顧卦義爻義達其旨趣則人事皆在所畧故但謂之為象即如廣八卦所言乾象

約有十四種是欲人各因其象而還以求乾德之真又要兼此衆象而合以求乾德之真然後乾之性情始無差誤非欲人因此一乾以求盡其象而用以為占卜之資也如止因乾而求盡其象非但九家所補不足以盡之即千百億萬之象恐不足盡此一乾之象矣今於卦中所言人事絶不廻顧卦義爻義與孔子異矣至其釋廣八卦也復引荀氏九家易以推廣諸象之類但向占卜留心與孔子異矣

元者善之長也二節全是說性本象中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來子思率性之謂道孟子之性善一脉相承俱由此傳而始不知此義渾天人而鶻突解之亦異於孔子矣

體仁長人節中添足以二字便是說性中之包括無所不有性量之全能無往不可不知此處用一體字猶止說在靜邊即子思之所謂大本也下面行字方始說在用邊方是子思之達道亦異於孔子矣

陽氣潛藏七節以陽氣二字冠於其首言天道也第二節天下文明即當春萬物發生煥然一新之意今曰雖不在上位然天下已被其化是將此節說作人事豈知此下六節俱本陽氣二字說來與人事何涉亦異於孔子矣

下也七節言人事也陽氣七節言天道也既言人復言天皆象也非乾也周易所引之象不越天道人事二端所以見天人之合也大象兼言天人正復相似而本義

概指為人事異矣

乾始美利美之云者與前善之嘉之同義坤卦美在其中即此美字皆因元中之善而贊之不知乾坤之辭本有可通亦異於孔子矣

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全言乾德全是美之之意而後儒言人異矣

大哉乾乎三句只是贊元六爻發揮二句只是贊亨時乘六龍二句又是兼利貞而贊之而贊元身一邊者較

多以乾之所重在資始之美利而利之與貞止是亨中事耳天下平本利貞之事雲行雨施却是言亨可知乾元一亨而利貞之事已畢此處不分貼元亨利貞以求的解但以鶻突了之異於孔子矣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說在雲行雨施之上雲行雨施在彖辭中既是全明天道可知大明一節全說元之能亨非說聖人矣葢時乘二句是元之將亨故能道理相承本義因彖中作聖人解了故於此處亦夾入聖人而不

知雲行雨施在彖辭中已註明是乾德之亨非言聖人時乘六龍在彖辭中已註明是聖人之事非專言亨至此則上面已說時乘六龍而下面忽打轉雲行雨施文理何能承接只得將此四句全說聖人而雲行雨施亦遂以為聖人之事不知自陽氣潛藏七段至此又是全言天道故能使時乘六龍與雲行雨施合為一類而解之并可知大明一節不是說聖人之事當知彖辭文言皆止說乾元能亨之理天下平也只是利貞之事全全

該入身中則孔子彖辭是全言乾德非言聖人矣而本義異矣

與天地合德一段言天人合一之妙正是聖人作易本旨孔子特於此文標之以六十二卦皆乾之用九所成而一元之大用必由天位之正中而出九五一爻正天位之正中是一元之美利所由普終始之大明所自出也本義曰有是德而當其位乃可以當之止在爻位上看異矣豈知先天弗違後天奉時全是天人合一之旨

乎凡爻之在上者皆可以統下故以九五命為君爻四統下三爻三統下二爻二包下一爻其分定然耳乾之大化自上而下故重在上卦造化之妙胥由中出故重在五爻若上之一爻本可統下五爻然處亢極將返之地故存之以象人君所奉之天其實上爻亦有象君者明夷之上六是也

知進而不知退三句本義曰所以動而有悔也夫悔之為言必其知之者也今既不知何悔之有此與孔子之

言不知者異矣如曰其不知在未事之先逮於不知而動動而有誤然後知悔是此悔字本動字來信如此言則并未知亢字之義矣亢之為言便是動到極處矣何待再動然後始知悔乎故動之一字亦與孔子之言亢異也其詳具見乾卦約註

坤之元亨利貞本為四德與乾同也此於貞上特添牝馬二字牝馬有形之物也明坤之資生而成終耳今以利字連牝馬之貞為句是坤止有三德矣試肴孔子彖

辭釋牝馬處亦曾牽合利字與貞字否耶與孔子異矣元亨利貞乾與坤同者也匪獨乾與坤同即六十四卦所有之元亨利貞亦無弗同特得亨利貞者居多而得元者少耳元也者乾坤之有也即亨利貞亦皆各得其一而未能兼得其二三也由此四字諸卦皆同此義故文王命卦之辭不能另為一義職是故也孔子釋於各卦雖因卦而各一其義而元亨利貞之真理則未嘗異也如其各說一義則與孔子異矣

乾以一元資始乾之所重在元故孔子獨以大哉贊乾之元至於用九言亨而必遡原於无首可見亨由於元以明元之重也坤以資生成終坤之所重在貞故文王獨以牝馬加於坤之貞至於用六言利貞而必添一永字以見坤之所重在利貞即地道成終之義也故元亨利為三句而牝馬之貞為一句今曰利牝馬之貞仍是乾卦之利於正以二字作一句解矣異矣

先迷後得主句利句蓋元亨利貞四字本為四德自應

各為四句自乾而外或得其一或得其二無非得於乾者故每一字皆可成句彖曰先迷失道後順得常得常即得主也故於文言復疏之曰後得主而有常是得主二字連讀明矣今謂先迷後得句主利句以得字對迷字其文法似乎順矣不惟不解迷字之義并不解得字之義蓋此得字即得朋之得只要見得坤之本無所有與先迷一例看耳其能生成萬物者皆其得自外來資於乾陽而有益者也故稱之曰得今曰乾主義坤主利

竟將坤德全看壞了所以後面經文雖有極美之隂爻亦盡以小人目之且曰先迷後得而主於利如此釋經成何道理豈知乾坤兩卦居首正六十二卦從出之大原而得之一字正乾坤相須之妙旨乎豈知乾不得坤則乾亦無所依附而終為無用者乎豈知坤不得乾則迷者常迷而迄無所成乎豈知孔子之坤彖語語皆贊辭乎異矣

坤之四德本與乾同而下復添六句以為之象是因貞

字之上添出北馬二字文王懼人不知添此二字是象坤之成物必待有得而始生故於其下復設二象皆言得字之妙也君子三句是即人事以象坤之利有待於得西南三句是即天道以象坤之貞有待於得故君子三句之下以利字為句承之西南三句之下以安貞吉三字承之安者貞之體吉者貞之用也句段不清則真義不明異矣

安貞吉本喪朋来是坤德自然如此是即無成代終之

義朱子謂能安於正則吉若不安於正則將不吉矣噫
異矣贊坤德者固如是乎況辭中本有吉之稱乎大抵
卦辭爻辭本有吉處皆是卦爻之德自合如此皆不必
反說向凶字一邊去蓋由聖人擬卦擬爻有以確見其
所由然也若使吉象可反說向凶邊然則凶爻亦可反
說向吉邊乎持兩可之見者皆從穆姜有是四德隨而
無咎之一說來然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故小人之
占反是而無足怪也君子之占則斷然而不可易矣且

易爲天人合一之書無契天之誠無達天之識欲吉凶之不爽難矣文王周公擬卦擬爻凡稱吉凶從無持兩可之見者非無謂也今於諸卦中所有利貞二字槩解曰利於正此皆持兩可之見耳豈知利爲卦德貞亦卦德原爲兩義今如此作解與孔子異矣西南東北指日月而言非泛引者也孔子曰仰以觀於天文又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又曰日月之道貞明者也日月者天地之陰陽顯而可見者也今但指人而言謂往西南則

得朋往東北則喪朋得朋猶可喪朋之說何據乎解得
全無意義全無道理異矣

西南東北震艮兩象也乾陽之交交於坤故三男之一
陽者皆附坤而見日月交光震象必見於西南艮象必
見於東北先天圖中震艮夾純坤於北一為陽始一為
陽終因為坤體所隔故能相形而見此於坤卦象之正
得喪之所由分也因陽氣之始終全由用處見得故借
日月交光遷轉變動生明之西南成魄之東北而指出

始之終之之象要其所發明者即大明終始之義皆先天圖中乾交於坤之妙也因文王六十四卦胥出先天一圖故此後彖辭遂多以往來內外言之職是故耳今謂往西南則得朋往東北則喪朋豈知朋即相資有助之謂乎豈知得即得陽喪即喪陽乎未得之前為坤所以復卦有天心之見既喪之後亦為坤所以剝卦有剝廬之象也而本義異矣喪朋而謂為有慶此正坤德之安貞无成代終而成吉者也今曰反之西南則終有慶

豈不與得朋之句犯重乎且所釋者謂東北喪朋乃終有慶耳豈嘗有西南字樣在乃終有慶之上乎豈又知得朋之類為何類乎此等道理豈遂足以發明坤德而謂為贊坤德者乎與孔子異矣

元亨利貞本為四德貞字之上特添牝馬二字以坤德資生而成終故也原不連利字為句孔子彖辭專說牝馬亦不連利字為句今連利字為句與孔子異矣

彖辭既曰應地無疆有應之者則兩物矣可知地為坤

象而非即坤也亦猶統天御天之說則可知天非即乾也蓋坤止有順義原是生天生地之物本不可以形求今於大象仍以高下相因釋之異矣

地勢坤坤順也此因地亦具有坤順之德故借地象以象坤而直以順義予地也亦猶天本具有乾健之德故即天象以言乾而直以健義予天耳君子句亦是借君子以為象必兼地與君子而為之象者以周易為天人合一之書也故孔子特置象字於上今直以坤為地君

子為君子竟忘此為坤卦之象得不與孔子異乎
用六則不用九是六之所從來用六則必用之於九是
六之所由往葢天地間止有陰陽往復而已九六者陰
陽之名也六十四卦無非九六之迭用即無非陰陽之
往來六而不用於九則九無托足之地而六亦終無効
靈之日矣九而不用於六則六亦終無所得而九亦終
無効靈之地矣今曰用六而不用八全指陰言豈知八
為靜陰本在無用之地且與用六永貞以大終也之義

異矣夫大明固乾陽之象也若非用之於九何得有大終之説耶

繫傳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參伍者十伍也十五者九六之合老陰老陽之交也參伍則三其伍矣而又分之為九六則已非三五之舊所由謂為錯綜其數也今言九但知為九言六但知為六而不察九六參伍之妙豈知三百八十四爻曾有一爻非九六之用乎特九用則六退六用則九退而已乃顧添說七八異於孔子矣

乾之无首及大明終始便是說交坤坤之得朋便是說交乾蓋乾之六爻皆由坤而見不然則健行不息者安可定之以位坤之六爻皆因乾而有不然則先迷無成者安有含章括囊美在其中之象所以謂陰陽兩象皆是循環的所以謂乾坤兩體索成六十二卦而為大父母也今釋乾似不知有坤釋坤似不知有乾異矣不知乾坤有相須之義必相待而始見不知六子之成皆分乾坤以為體則後面往来上下內外之說安得不誤為

卦變乎

今謂後得主而有常主下當有利字以遷就坤陰主利之曲說竟不詳求經旨似欲改正孔子經文夫經文未經秦火安有錯誤異之甚矣

順本坤德言積之之勢甚順則當慎之意自在其中比諸惡人初為惡事此心不泯當亦知有畏懼迨積之既久習以為常故謂積為順也今改為慎字則埋沒順字之義兼未省積字之義矣然則順當作慎之說非欲改

正孔子經文乎異矣

黄裳元吉四字四義黄者中之德也裳者中之位也元者善之長也此三字美坤之德有此三妙故占者吉也故左傳止分三義釋之裳非下也據衣裳而論則衣覆於外而裳在其中矣今但解為下飾則與孔子黄中居體之旨異矣

坤之一卦全為臣道五雖尊位其在坤卦孔子止以黄中釋之今以為尊位則與黄中之旨異矣

元者善也即保合太和長善體仁美利天下之美也孔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者正在此處因坤與乾交含弘光大故能有此在中之美今但連吉字釋為大吉則非聖人之心矣與孔子之釋元者異矣

剛柔始交而難生雜卦曰乾剛坤柔屯卦二陽出於乾四陰出於坤此正用九用六之妙而又當序卦之首又當天一生水打初萌動之機故以為始交今曰以二體釋卦名義夫二體皆男何剛柔之可分乎異矣此皆由

不明用九用六之説故也

震坎二卦各有剛柔則皆屬乾坤之交第上下兩體皆二陰而一陽是上下皆坤體而乾陽用九初來於坤體者也因二陽為動用之爻故以二陽為主今曰始交謂震難生謂坎但説震坎兩卦之合非剛柔之交矣與孔子異矣

既曰剛柔始交於序卦之首用一始字便知六十二卦皆交矣六十二卦皆交則六十二卦皆九六之用矣周

易之爻簡而該每舉端而不竟其委故特用一始字以該全部周易今但知有本卦夫震坎兩卦有何始之可言乎與孔子異矣

需之九五曰以中正也迨於上六則曰雖不當位未大失也豫之六二曰以中正也六三亦曰位不當也古之周易四聖各分為卷只因孔子小象需之九五與上六相連豫之六二與六三相連二五既為得中之爻三上所由不當位也今但認以陰居陰以陽居陽為當位固

執一說以解周易與孔子異矣

彖曰履柔履剛也柔謂三之一隂剛爲下二陽也乾與三男爲剛卦主陽爻故也坤與三女爲柔卦主隂爻故也此柔履剛即謂兌柔在乾剛下也履即禮下於人之禮作敬字看也卦剛柔始交雜卦乾剛坤柔隂陽剛柔之辨原止論爻亦已明甚人之所履必在其下爻中分論流行之氣故以踐履爲義彖象統論一卦之體故以禮下爲義上天下澤即禮下之義也今於六三註中則

曰以此履乾不知禮下之履而以踐履為履今兌在乾下是足反向上而為履矣夫履卦以乾為人而以在下之一陰為足與豫卦以坤為人而以在上之一陽為簪同也屯之乘馬解之負且乘凡言乘者亦皆在下者也豈人之足而顧有上履者乎履帝位而不疚方兼踐履而說道理非謂下卦履上卦也亦如復卦不遠之復本指初爻而爻爻皆得言復故履卦爻爻各具踐履之義而必不可作以兌履乾以上下之位不可倒置天澤分

定故也况卦辭與爻辭不同者爻辭觀其氣之流行在
行動處說故取踐履之義卦辭統論一卦之體在鎮定
處說故言上下之分寧體也而亦可倒置乎哉今於象
但曰以二體釋卦名義於爻辭則曰以此履乾與孔子
異矣

履卦本有二義有禮下之履上天下澤是也有踐履之
履履虎尾履帝位是也彖履剛統論卦體是以下承上
即禮下之說正是上天下澤之義故下即曰悦而應乎

乾言應而不言履即禮下之義也此非謂在下之柔而承順於剛乎卦中之爻在上者則乘下在下者則承上一定不移之例原是如此今但解作踐履之履與上天下澤之旨異矣

上天下澤而謂之為履專重下之承上一邊故下單曰定民志而不及上天之義如但認柔履剛為踐履之義則此履字又何說乎異於孔子定民志之說矣

武人為於大君添一於字非直謂為君也只見得經文

之事非緯武所能象辭以不足解之正見得無此才具不宜妄作耳觀志剛二字可知其不自諒矣今引秦政項籍之事解作為君豈為字下用於字之旨乎與孔子異矣且易辭原極簡易豈故添此煩文乎

凡包皆外包乎内也蒙之包蒙二包初也三四五又包二者也姤之包魚二包初也三之包無魚以先有包初之二與初最親故也泰之包荒謂坤土有荒穢之象言包之以荒穢也否之包承謂乾陽為下坤之所承奉言

包之於所承奉者也因為荒穢之所包若廣博無際者然也故有得尚于中行之説因為我承奉者之所包若小人媚悦取容者然也故有大人否亨之説此皆自外而包乎内也今於泰但曰包容荒穢二字竟無所指於否曰包容承順乎君子之象是包字承字俱指在下者説與孔子異矣

泰九二得尚于中行尚上古通用坎卦行有尚皆是如此今但曰則合乎中行之道而置尚字於不論竟使周

易最簡潔文字每以一字寓無窮妙義者而亦竟有閒文矣與孔子异矣豈知此句惟一尚字最為緊要見得包我者在上便有接引之義所以有得尚中行之說尚字不得其解則全句之義皆非全句之義既非則全爻之義皆非

凡卦爻之辭皆必有一爻之主象以下所有之辭則或以人事或以物理皆所以釋此主象者也如坤卦元亨利牝馬之貞此主象也君子有攸往十一字則以人事

釋此主象者也西南得朋十一字則以天道釋此主象者也此爻則包荒為主象以下之辭皆釋包荒者也故孔子小象止取包荒及得尚于中行一語今將一爻之辭說作幾種道理亦異於孔子矣

卦之稱名由卦而定如復之六爻皆言復姤之六爻皆言遇師之六爻皆言師井鼎六爻皆言井鼎是也泰之六爻自應皆具泰義乃九三居泰卦之中今曰泰過乎中泰將極而否欲來之時夫適當泰卦之中而便可以

為泰極乎適當泰卦之中而便可以為否來乎若然猶尚得為泰卦乎泰卦既兼有否卦之義則否之一卦不可廢乎泰之九三如此否之六三不亦可曰否將極而泰欲來乎否本與泰相反何未聞以泰卦之義說入否中乎總由以乾為義以坤為利之見橫塞於中遂將純坤一卦概作不美者省去豈知此爻在泰卦之中正天地相接之際正所以發能交之理孔子所由謂為天地際也今以為泰極否來亦異於孔子天地際也之義矣

艱貞无咎勿恤其孚於食有福皆因此爻在上下相接之間皆是發无往不復之義以明陰陽之流轉原具有相資相得之義泰交之義正由此爻而出孔子所由謂為天地際也今將勿恤二句看作反說之辭與孔子異矣

不富以其隣不戒以孚皆是發乾坤相接之妙令曰泰已過中又曰凡言不富者皆陰爻亦異於孔子失實之旨矣豈知陽神而陰形陽虛而陰實乎詳見約註小畜

之九五及謙之六五兩爻周易六十四卦皆析先天圖而有之皆是說先天圖中道理如此鄰字謂在先天圖中原屬鄰近之卦今又得會為一卦或變動而復會比鄰之卦然後得言鄰言遇此爻之鄰正謂坤艮之復會巽乾之復會也凡易中言財言食言畜言實言有形體者皆在陰爻其詳俱見函書帝乙歸妹帝字由中爻之震象而出乙字由坤象而出與甲庚同旨今以帝乙指為紂父亦何處見得以祉元吉之妙乎豈紂父亦具此

美而有可徵之事乎與孔子中以行頤之吉異矣
包羞云者謂乾陽為坤陰之所承奉而此爻緊與乾接
乾又在外而包之是因坤之承奉而受彼之包容豈不
可羞今曰以陰居陽而不中正小人志於傷害而未能
此小人者謂三乎亦謂四乎如以小人指三彼既懷傷
害之心矣抑豈知此心之可羞乎如以小人而指四四
又實係陽爻正本義所目為君子者也而又何處見其
有傷害之志乎與孔子異矣

豫之卦辭曰利建侯行師非有豫樂字樣也孔子彖辭但曰順以動非有豫樂字樣也未說動先說順而中用以字拖下便有豫先之義存焉下文順以動上重加一豫字便是說豫其順也觀不過不忒俱說在時上則豫先之義可知今但說豫樂亦異於孔子時義之旨矣由豫豫之所由以得名者也非象也大有得始為此爻之主象朋盍簪又大有得之象簪喻陽之健謂大也所合者髮之多謂大有得也謂豫卦之所由名以大之有

所得也大謂四之一陽有得謂上下五陰胥附之耳豫與小畜相反此三字亦即小畜之義猶之以一陰而畜五陽也小畜之卦既因此象定為卦名豫之得名却只說出大得之效故於此爻補說大有得三字之象而即以為所由成豫者在此爻也因以見此卦與小畜相似而不克與小畜同名此之故也今但曰其占為大有得竟作占卜說亦異於孔子矣

大有得由豫之實理也勿疑朋盍簪又大有得之象也

皆卦體自具之象也但以坤卦括囊之說比之其理自見今且離了大有得另說一種道理豈知周公一爻之辭皆是一個道理乎亦異於孔子志大行之說矣

隨之一卦彖辭明曰隨時周易未經秦火原无訛字自王肅以時字改為之字而後儒宗之或以為人隨已或以為已隨人而隨時之義渺然矣不知元有元時亨有亨時聖人隨之則立身致行應事接物皆在其中豈但相隨之說哉孔子時中正由此出今改曰天下隨之說

作人之隨已與孔子異矣夫孔子固曰隨時之義大矣非曰隨人之義大也君子貴自立豈以隨人為美乎如其無可隨之人又將何隨乎

隨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弗兼與也此猶未見弗無與為舍下六三係丈夫失小子象曰志舍下也則舍二矣蓋隨之為言以緊緊相隨為義因此卦象兌為陰終震為陽始陰之既終而陽隨以始陰陽流轉中間實無斷絶故名為隨爻之逐漸相承流行不息亦若是耳未

有隅爻而可為相隨者也亦如比卦以兩相親比為比而逐爻相比亦復如是未有隅爻而可為親比者也亦如先天圖中相親之卦或言隣或言遇如隔一卦即不得言隣言遇也然前有所隨則後必有所舍故二則隨三而舍初三隂故曰小子初陽故曰丈夫三則隨四而舍二四陽故曰丈夫二隂故曰小子也若初之雖有所隨而前無所舍故直以為出門交便可識初隨之義上之後無所隨而僅安其位故但以為拘係之又從維之

也係之為義若懸掛之說亦必在上始得稱之未有在下可稱為係者今隨至上已無上矣故不言隨而言係言維且陽大陰小周易之通例從未有倒易其說者小畜之小大得之大亦可觀矣今於六二之丈夫指初矣於六三之小子亦謂指初豈孔子於初之一爻忽丈夫忽小子乎與孔子異矣

孔子觀象之法有乘承有應與有比與有主爻而總不能離時位二字時者流行而不息蓋出於乾以神用而

動也位者一定而不移蓋出於坤以形成而静也既有位中之時又有時中之位以天地間無非陰陽二者相感相循而已至其論爻又必因卦而為之説如隨比之專論乘承比與乾坤兩卦專論相交是也今但執一法以衡之如論當位則止曰以陰居陰以陽居陽而不别初中上下論内外兩體則止曰應不應而不及乘承比與不擇主爻且不分别各爻之時位與孔子異矣

蠱剛上而柔下剛謂艮之一陽柔謂巽之一陰此皆以

乾坤為體卦因而擇取動用之主爻以為觀象之法也
今特設卦變謂自賁來者初上二下則全說在內卦而
上之一位乃反不得為上矣自井來者五上上下則全
說在上卦而初之一爻乃反不得為下矣自既濟來者
兼之此又說四爻之上下而剛柔二字原只指定兩爻
亦無四爻來往之例及考卦變圖其變之來也率皆一
卦而止及至釋經執圖中所變之法不可相通又復別
取三卦以徵之夫孔子之時未聞有所謂卦變也即其

所取賁井既濟比之於蠱絕無道理可相干涉安用此无用之變而推求此卦之來處耶今如有人絕不知有此三卦不知有此來處亦並不必有此卦變其於蠱卦道理仍自無損若使古人先有卦變而孔子失之孔子之經何以訓後今讀孔子之經解孔子之義而不深究往來上下字面因作絕無道理之卦變以倣象形似用以釋極精極微之周易與孔子異矣

先甲後甲文王引之入經先庚後庚周公引之論爻則

是納甲之說文周之前固已有之道理極深與天運相契所以孔子釋為天行此豈術數家所能辨乎皆由太古聖人仰觀俯察遠取物近取身知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因取日月交光之妙畫成先天一圖夫圖之畫也既由仰觀俯察而出則日月交光必與圖中之旨兩不相背矣文周卦爻既開先天而有之則發明先天圖因有取於日月交光顯然可見之迹所由有庚甲之說也夫庚甲者日月交光或多或少或上或下所見之位也

其妙在象之遷移與卦象之隂陽多寡微盛相等而不在位之一定特因遷轉者未易明言姑指其一定者而紀之政欲人詳求遷轉之妙遂以為庚甲云耳庚者庚方甲者甲方也總縁周易道理廣大精微無巨無細悉已包括其中迨於濟民之行用之有驗然後漸漸推求出時日支干道理迨於易中卦爻合諸時日支干無往而不驗然後推求出生克制化此六壬太乙旺相孤虚之所由起也其見於越絶書與吳越春秋皆戰國術士

所為文周以前未之有也然其道理淺陋雖存納甲之名絕不知天行為何義日月交光為何象矣今觀孔子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天行之說非即日月交光遷轉變動而言何以謂為天之行乎此與損益盈虛有時相似據甲而論則謂陰終陰始陰終甲之前陰始甲之後也據兩體而論則謂陽終陰始陽終艮陰始巽也如據日月交光而論則又謂陽終陽始蓋陰終則必為陽始陰始則必為陽終也以陰陽之迭運其始其終悉屬天行

故也夫日月即陰陽也若非發明日月交光陰陽始終之義何得有天行之說不本天行二字以釋庚甲為得旨者哉今以自新丁寧之義釋之既不詳極精深之納甲而仍取無意義之天干作字義解說與始終二字及天行之説有何干涉豈知伏羲仰觀天象畫出先天一圖止有畫圖之道理其時並無一字可以義寓也豈知庚甲原無深意止是日月交光所經歴之位欲人觀象見天運流行便與先天圖中乾坤六子相似故以為天

行也豈知三日之說非指丁辛止是前三後三之爻數
耳此其異於孔子者也
觀我生觀其生謂陰為陽之所生故五上二爻其辭略
謂當觀民以自考也今曰仰而觀之又曰為下所觀失
象詞觀民之旨與孔子異矣果為民之所觀則孔子象
詞便當曰民觀矣
凡陽皆動而陰皆靜陽無形而陰有形文王之卦象周
公之爻象未有不如此者今曰物有間者齧而合之也

為卦上下兩陽而中虛則是以陽為其中所間隔之物而竟置三陰於不論矣夫上下兩陽皆陽而獨謂中陽作梗何也如此看來將謂兩頤為齧物之具乎不知陽德善動今在頤中故象齧陰形有質故象物陽又以神用而無間不入者也今陰爻分居上下兩卦而善動之陽入而渾合其中故以為噬而嗑今以陰為虛以陽為間吾不知所間又何物之間也與孔子異矣至謂噬得中而上行是定上卦動用之主爻耳今謂自益來已詳

辨於前

碩果不食即上九之義也果在上者也碩大也即謂陽也不食者謂艮上之一陽猶存即剥而未盡之義也今以剥而復生言之則是在下而非在上者矣夫孔子小象固未有復生之說也異矣

君子得輿謂坤體在下據上陽之視陰而言小人剥廬據坤之視艮從上九既變而言孔子小象原自明晰今曰小人居之則剥極於上自失所覆而不復碩果得輿

之象矣是亦以上九之陽作小人看也安有是理且碩果不食爻之主象也得輿剥廬又碩果句中之象今以之釋剥廬一句則未知爻象之與主象雖同為一義而却不可混矣異矣

復卦朋來无咎即坤卦得朋之旨全言卦義非言人事彖辭動而以順行本剛反來下曰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則是此二句全説復亨剛反之理今曰其占為已之出入既得无疾朋類之來亦得无咎全是言占全無

卦義亦異於孔子矣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彖辭明曰天行非有人事之可言也今曰其占又為反復其道至於七日當得來復但止說在占上全與天行無涉亦異於孔子矣

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聖人立卦之法下三爻為內上三爻為外此萬不可動移者也從未有以下三爻為外者本義曰自訟而變九自二來而居於初是以二為外與孔子異矣豈知六子皆具乾坤之體故乾坤為

大父母以乾為體而坤來交之則坤為外矣以坤為體而乾來交之則乾為外矣不明體卦則不解乾坤二用因不解内外往來何以釋經宜乎卦變之誤紛紛而不已也

大過之三四皆棟而橈隆分焉因棟為在上之物必下之藉者有力始可以固故四有白茅之藉為應則以為隆而小象亦曰不橈乎下若三之應者在上與棟何益故曰不可有輔今於九三曰以剛居剛不勝其重與輔

字何涉於九四曰下應初六以柔濟之則過乎柔矣是直與不橈乎下相反矣異矣且白茅之藉豈不為四陽在上而云然乎況九四為正應乎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此皆言習坎之德非指人言也彖曰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是有孚之實義據水而言之非言人也以剛中也是心亨之實義據坎之中陽而言之非言人也今曰中實為有孚心亨之象以是而行必有功矣全說人事與孔子異矣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本二字為句觀小象樽酒簋貳為句包用缶二字於中此小象之通例也今謂樽酒簋句貳用缶句是將下句之貳字截附上句之末孔子經文從無如是文法且樽酒六字皆約象也故下遂承之曰納約今以副貳為義業已有所益矣猶得謂之約乎與孔子異矣

樽酒簋貳用缶皆約象也所納雖約而自有為牖之勢是蟻穴潰堤之象也見得水之為性但有絲路可通而

漸擴漸大卒成巨穴不難因此爻在兩坎之間故所言皆坎中至理況又當甫離下坎方至上坎之爻以三四論是兩坎之際也以四五論是剛柔之際也際也者遇而合也兩坎而至於相際其中必有相通之故水德中剛實具有能通之才以能通之才居兩坎之際而卒至相通其所以能然者原不必始初遽能通也亦不必能通之借資大也但得些子罅隙而亦可矣所以周公有納約之象所以孔子即曰剛柔際也剛柔而至於相際

則能通逺者矣水而至於剛柔相際則亦不煩餘力而知其兩水之必合矣樽酒簋貳用缶皆兩人相際相合之具約而能通之象也以人情之相通原不待禮樂之極盛象兩水之相際原不必究之本巨也今曰但用薄禮益以誠心與剛柔二字何涉且亦未明乎際字之義矣與孔子異矣

周易函書別集卷五